

杜詩言志



據(清)康熙佚名著者稿本校刊

杜詩言志

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印

杜詩言志序

詩之爲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之而爲言。言者心之聲也。其所之爲詩。故古人之爲詩。皆出於心之所不容已。忠臣孝子。勞人思婦。類皆有所感觸。勃鬱於其中。然後發於其聲。或託物而起興。或直陳其胸臆。或旁引而曲喻。此賦比興之流於三百。而又溫柔敦厚。寄興深微。使人諷咏而自得。未可爲淺人道也。故說詩者。

必以意逆志。然古人之志。又各有在。苟不知其人之生平若何。與其所遭之時世若何。而漫欲以茫然之心。逆古人未明之志。是亦卒不可得矣。故欲知古人之志。又必須先論古人之世。如工部者。毛詩屈騷而後。漢魏以還。有唐初盛。作者如林之時。所歸然獨尊之一人。千載上下之論詩者。亦莫不知有工部。然工部非有異策奇能。亦不過言其心之所之。爲有合於三百賦比。

興之旨。今工部之詩具在。卽工部作詩之志具在。而能卽工部之詩。以想見工部作詩之志者。誰也。夫工部之志何志耶。觀其贈韋左丞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自命不凡。攬轡而欲澄清天下之謂也。其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非無江海

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
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此其忠愛之誠。本乎天性。身居草野。而以魏闕
爲心之謂也。又云。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何
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
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此其眾醉獨醒。守
身守道。不徇俗以干時之謂也。由此二詩觀之。
則少陵以不世出之才。高守身之節。栖栖汲汲。

欲行義以達道。初非如他人脂韋詭遇。以富貴
利達爲心者也。中正和平。得孔門轍環待用之
心法。其品詣如此。而其所遭之時。則少也。艱於
一第。客遊東都。浪跡齊魯。中丁喪亂。陷賊吞聲。
旣而間道生還。直言見放。播遷秦蜀。妻子窮愁。
生平閱歷。或得或失。或順或逆。怨而不怒。思而
不傷。依南斗而望京華。卧滄江而憶青瑣。流連
悱惻。老不忘君。趨走傷心。氤氲滿眼。終身以之。

矣。嗟乎。少陵之抗懷矜尚。卽希文之以天下爲
己任。溫公之不事溫飽。武侯之淡泊明志。蘇子
卿之不屈節於北庭。羝乳也。其忠愛至性。卽屈
子之行吟。憔悴賈傅之痛哭。長沙可以貫金石
而泣鬼神也。爰是身世相際。風水相遭。自然成
聲。出於其心之所不容己。而或爲寄興。或爲託
諷。或爲罕譬。余得其志意之所能相逆者數十
百首。詮釋其次。命之曰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例言

古今之言詩者多矣。而推原其始。則必本於尼山。是尼山固言詩之祖也。其言曰。詩可以興。興者。感發志意之謂也。端木之告。往知來。西河之起予。皆曰。始可與言詩。是知詩蓋難言。而兩賢之可與言者。以其能通其意於言之外也。夫讀詩者。貴能通其意於言之外。而作詩者。何獨不然乎。孟子之說詩曰。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故知舍志意以言詩者。皆囿死於古人之言下。而不得夫作詩之旨者也。夫三百詩之祖也。孔孟之言三百言詩之祖也。而後世之言詩者。不知祖述於此。而漫欲置意言於不道。尙何可以言詩乎。故吾之詮釋杜詩。惟以得其志意之所存。而他勿論也。

杜詩凡千五百餘首。而余詮解僅三百餘首者。以其中原多不必著解之詩。蓋詩以言志。而

其志卽於言下可見者。所謂敷陳其事而質言之者也。賦體也。集中如上韋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哥舒開府。鮮于京兆。汝陽王璣等詩。皆二十韻。宴鄭駙馬宅。劉九法曹石門宴集。贈衛八處士。示從孫濟。白水。崔少府。高齋等數十百首。皆酬贈宴會。多稱譽贊頌之辭。言下了了。又如三川觀水漲。發秦州。赤谷鐵崖峽。鹽井法鏡寺。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

白沙渡龍門閣石櫃閣等數十百首皆紀行
覽勝多巉巖險峭之句人人稱賞又如新安
潼關石壕三吏新婚垂老無家三別同谷縣
作歌七首等詩數十百首皆流離顛沛多悲
歌慷慨之音使人涕下凡此妙作只可評賞
不須解釋以人見與已見同也蓋予之所解
者祇以意在言外須以平心逆之而始得者
畧爲舉隅以俟同志之君子引伸焉

諸家註釋杜詩其蔽有二一則專事考覈典故不顧措語之脈絡使讀者如逢市舶山海珍奇非無異彩而竟不識其舉用何故一則膚淺循文訓詁不察用意之本原使閱者如聽蒙師講解之乎也者非不明了而究莫測其旨趣所存間有一二陳說寓意者則又比喻反戾如秋雨嘆之以決明馨香爲比君子又或搏撝附會如湯東靈湫之以金蝦蟆爲指

祿山而訾之者。遂又謂託喻之不當強解。此皆未曾作詩之旨。未明以意逆志之法。遂使少陵千古妙義。昭然於天地之間者。反晦冥於長夜。而不得一燈懸也。

編輯杜詩者。不一家。有分體彙萃者。有分類剖析者。要皆不若編年之爲當。蓋編年然後知其所處之時。所遇之事。因以得其託興之所由來也。惟編年以黃鶴爲考究精當。較梁道

權爲勝其託始以遊龍門奉先寺贈李白二
詩謂在開元廿四五年之間爲忤下考功之
時錢牧齋謂工部詩皆在天寶以後編於開
元者誤也此亦無足深辨第以其詩自考之
則奉先寺是居東都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
遊是遊梁宋在居東都之後也他詩未有先
於此者則宜其託始於茲也明矣而牧齋則
必以上韋左丞詩是天寶中年在長安所作

者弁於其首。不已謬乎。

牧齋謂編年乃梁道權魯豈黃鶴諸人穿鑿之
愚。無可援據。然古人論世。其書具在。固亦彰
彰可考。如工部之詩。在東都之前。若壯遊詩
所載。少時遊覽之處。如吳越。如姑蘇。如鑑湖。
如天姥。足跡徧於東南者。今姑不具論。以其
詩無所存也。而東都以後。則遊齊魯。再至長
安。因陷賊。奔行在北。征暫歸鄜州。復至鳳翔。

扈從還京居省中出爲華州司功棄而之秦
由隴而蜀遂住成都倏而緜倏而梓倏而閬
倏而嘉渝戎忠以至雲安下夔州出三峽抵
江陵又至公安岳陽潭州終於衡耒此其先
後歷歷不爽其始也抱其直道希進葵忠乃
上爲權奸之所阻抑下爲機巧之所排擠獻
賦定官吞聲陷賊迨至間道歸朝直言見放
金光一出而前此之勤勞已盡付之流水矣